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
第二十一回 信訪查知府開生路 走懷仁不換續妻房

詞曰：不換遭縲泄，公廳辨甚明；虧得廣平府，生全出圍囹。月老欣逢旅舍，佳人天係赤繩；不意伊夫至，丟財具受刑。——右調《替浦子》

話說連城壁殺退官軍，連夜逃走了。眾兵丁將守備搶去，也顧不得騎馬，幾個人拖了他飛跑。見城壁不來追趕，方大家站住。守備坐在一塊石頭上，問兵丁道：「跑了麼？」眾兵道：「走遠了。」守備道：「還趕得上趕不上？」眾兵道：「總趕上也不過敗了回來，那個是他的對手？」守備咳了一聲，道：「我這功名，硬教你們害了。」說罷帶兵回城。

再說知縣見城壁動手時，他便遠遠的跑去；今見大眾敗回，強賊已去，沒奈何復回金不換家，前後看驗了一遍。又見郭氏死在屋內，將金不換並四鄰鎖入城來。早哄動了固城士庶，都跟著看。知縣剛到衙門前，郭崇學知他女兒被強盜打死，跪在馬前，將金不換種種知情隱匿，酒後泄言，並說自己代寫稟帖等情，據實出首，數不換償他女兒性命。知縣聽了，連忙入內堂，請教幕賓去了。須臾，守備也來計議，好半晌別去。知縣連夜坐堂，將不換帶到面前，問道：「連城壁是那裡人？他和你是甚麼親戚？」不換道：「他祖籍陝西寧夏人，是小的嫡親表兄。」知縣道：「他還有個哥哥連國璽，你認得麼？」不換道：「他們在寧夏，小的在直隸，相隔幾千里，那裡認得？只因小的父母在世時，常常說起，才知是表親。」知縣道：「這就該打嘴！你既認不得他們，連城壁怎麼就會投奔你？」不換道：「認雖認不得，說起親戚，彼此都知，因此他才尋找著來。」知縣道：「這連城壁來過你家幾次？」不換道：「不但幾次，二□年連書信都是沒有的。」知縣點了點頭兒，又問道：「他是今年幾時來的？」不換道：「他是大前年五月到小的家中的。」知縣道：「打嘴！」左右打了不換五個嘴巴。知具道：「本縣自下車以來，近城地方自不消說，即遠鄉僻隅，那一天沒巡查匪類之人，豈肯容留大盜住二三年，還漫無訪聞麼？」不換改口道：「是本月初二日到，至今才住了二□餘天。」知縣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又道：「這二□餘天也不為久，為何不細細盤問他，早行出首，」不換道：「何嘗沒盤問他？他說家貧無所歸著，求小的替他尋個活計，始終是這句話，只到今午醉後方說出實情。」知縣冷笑道：「我把你這狡猾奴才！連城壁本月初二日到你家是實，你知情容留大盜是實，你酒醉向你妻子洩露是實，你妻告知你妻父，你妻父念翁婿分上，假寫你名字出首是實，你恨你妻子洩露，著連城壁打死，圖死無對證是實；反著本縣合守府空往返一番，你還有得分辨麼？」不換道：「老爺在內衙商酌了半夜，就商酌出這許多的『是實』來？」知縣大怒，道：「這奴才放肆！敢合本縣頂嘴。」吩咐再打嘴。眾人卻待動手，不換道：「老爺不用打，小的明白了。老爺一則要保全自己，二則要保全守備爺，將知情縱盜罪名，向小的一人身上安放，可是麼？」知縣道：「快打嘴！」不換道：「不必打！事關重大，老爺這裡審了，少不得還要解上司審問，不如與小的商量妥好。」知縣向兩旁吏役道：「你們聽！真正光棍！了不得！了不得！」郭崇學在下面跪稟道：「若不是光棍，如何敢容留劫殺官兵的大盜哩！」不換道：「你不必多說。你是知我糶實了粟糧，今年五月合我借一百五□兩銀子，托你女兒道達，我始終不肯；今見你女兒死了，便想報仇害我，不能，不能！」知縣冷笑道：「你再說有什麼和本縣相商處？」不換向東西兩下指說道：「老爺的書班衙役，合城中百姓俱在此。小的酒後洩露真言，妻父替小的寫稟帖出首，這話有無真假，且不必分辨。只就縱盜脫逃論，老爺同守府今晚到小的家，若連城壁已去，這是小的走露風聲，放他逃走，罪無可辭；老爺同守爺領著千軍萬馬，被一個強盜打得落花流水，敗陣回來，滿城紳縉士庶，那個不知，那個不曉？不但守爺兵受傷，就是老爺班內捕快，帶傷者也不少，怎反說是小的縱盜脫逃？這話奇到那裡去了？」只這兩句話，把兩旁看的人都說笑了。知縣氣壞，待了好一會，咬牙大恨道：「金不換！你口太鋒利了！你這沒王法的光棍，若不動大刑，何難將本縣也說成個強盜！」吩咐左右，拿極短的夾棍來。眾役吶喊，將夾棍舉起，向不換背後一丟。不換道：「老爺不用動刑，小的情願畫供，招個知情容留，縱賊脫逃就是了。」知縣咬牙說道：「你就畫供，我也要夾你一夾棍。」不換道：「凡官府用刑，為的是犯人不吐實供；若肯吐實供，再行夾打，便是法外用刑。老爺此刻與小的留點地步，小的日後到上司前，少胡說許多。」知縣搖著頭，閉著眼，說道：「快夾！快夾！」刑房在旁稟道：「老爺何必定要夾他！此事關係重大，各上憲必有訪問，金不換不動刑自招，最好不過。」知縣想了想，道：「你說的是，就著他畫供來。」須臾，不換畫了供。知縣吩咐牢頭收監，用心看守。退堂和幕客相商，氣不過不換當堂對眾挺犯，欲要將不換制死監中。幕客大笑道：「此人口供，千人共見；況本府太爺最是聰察，制死他大有不便，倒不如親去府內，口詳此事，看太尊舉動，再行備文，妥商詳報；就費幾兩銀子，也說不得。」知縣聽了，連夜上府，知府通以極好言語回答著。不換、郭崇學、鄰里人等，一並解府，面訊定案。

原來這知府是江蘇吳縣人，姓王名琬，雖是個兩榜出身，卻沒一點書氣；辦事最是明敏，兼好訪查。只是性情偏些，每遇一事，他心上若動了疑，便是上憲也搬他不轉；廣平一府屬員，沒一個不怕他，金不換和連城壁事前後情節，並本縣那晚審得口供，俱都打聽在肚內，深疑知縣同守備迴護失查大盜處分，故冤金不換縱賊脫逃。又聞知守備軍兵帶傷者甚多，還有三四□個著重的，性命不保，越發看得金不換出首是實，文武官合同欺隱，要冤枉他定案。過了幾日，知縣將不換等同詳文解送府城，知府立即坐堂親審。不換正要哭訴冤情，知府搖手道：「你那晚在縣中口供，本府句句皆知，不用你再說。倒還有一節要問你：連城壁原係大盜，既說你不知情，為何改姓張，在趙家潤許久，鄰里俱如此稱呼，其中不能無弊。你說！」不換連連叩頭道：「太老爺和天大的一圓明鏡一般，甚麼還照不見？本縣老爺和守爺那晚帶五六百人，被一個賊打傷一二百眾，大敗回城，這樣驚天動地、遠近皆知事，兩位老爺尚敢隱匿不報，將知情私縱罪名，硬派在小的身上塞責，太老爺只看詳文便知。趙家潤止有七八家人家，安敢違兩位老爺囑托，不但連城壁改姓為張，就把連城壁顛倒呼喚，那一個敢說個不字？太老爺不信，將鄰里傳問，誰敢說他不姓張？只求太老爺詳情。」知府點了點頭兒，連鄰里並郭氏死的原故，一概都不問了。隨發放金不換道：「你容留大盜，難說不知情，然在你家住二年之久，你也該時時留神盤問；只到他酒後自行說出，方能覺察稟報，疏忽之罪，實無可辭。」說著，將一筒簽丟將下來。兩行皂役喊一聲，將不換搬翻，打了四□大板，立即吩咐討保釋放。又叫上郭崇學罵道：「你這喪盡天良的奴才！你本是該縣刑房，已革書辦，素行原是不端之人；有你女兒活著，金不換容留大盜，便是不知情；你女兒死後，金不換便是知情，這知情不知情五個字，關係金不換生死性命，豈是你這奴才口中反覆定案的麼？且將金不換稟帖說是你替寫的，真是好狠之至！」說著將一筒簽盡數丟下，那裡還容他分辨一句，頃刻打了四□板，連鄰里一總趕下去。

金不換血淋淋一場官司，只四□板完賬；雖是肉皮疼痛，心上甚是快樂。回家將郭氏葬埋。那雞澤縣城裡城外都說他是好漢子，有擔當的人，趕著和他交往。又過了數天，本縣知縣、守備，俱有官來摘印署理，都紛紛議論是知府揭參的。內中就有人向不換道：「因你一人，壞了本縣一文一武，前官便是後官的眼，你還要諸事留心些。」不換聽了幾句話，心上有些疑懼起來；左思右想，沒個保全久住之策。又聽得郭崇學要到大憲衙門去告，越發著急起來，也想不出個安身立命之所。打算著連城壁住在范村，沒人知道，不如到那邊尋著兩個表姪，就在那地方住罷。主意拿定，先將當舖討利銀兩收回；次賣田地，連所種青苗都合算於人；再次賣住房。有人問他，他便以因他壞了地方文武兩官話回覆，人都稱揚他是知機的人。除官司盤攬外，還剩有五百二□多兩銀子，買了個極肥的驢兒，直走山西道路。止走了五六天後，按察司行文提他復審，只苦了幾家鄰里並鄉地人等，赴省聽候。不換一路行來，到山西懷仁縣地界，這晚便住在東關張二店中。連日便下起雨來，不換憂悶之至。每到兩住時，便在店門前板凳上坐著，與同寓人說閒話。目中早留心看下個穿白的婦人，見他年紀不過二□四五歲，五短身材，白淨面皮，骨格兒生的有些俊俏。只因這婦人時常同一年老婦人到門外買東西，不換眼裡見熟了，由不得口內鬼念道：「這穿白的婦人，不是他公婆病，就是他父母死亡。」店東張二道：「你都沒有說著：他穿的是他丈夫的孝。」不換驚訝道：「虧他年青青兒守得住。」張二道：「他倒要嫁人，只是對不上個湊巧的人。」不換道：「怎麼是個湊巧的人？」張二道：「他是城內方裁縫的女兒，嫁與這對門許寡婦的兒子，叫做許連升。

連升在本城緞局中做生意，今年二月，在江南過揚子江，船覆身死。許寡婦六〇餘歲，止有此子，無人奉養，定要招贅個養老兒子配他，還要二百兩身價。」不換道：「這事也還容易，只用與他二百兩銀子。這許寡是六〇多歲的人，就與人做個尊長，也還做得起；將來許寡婦亡後，少不得銀子還歸己手。」張二道：「你把這許寡婦當甚麼人？見錢最真不過。或者到他死後，有點歸著。」不換道：「這方裁縫就依他討此重價麼？」張二道：「他兩口子做鬼已五六六年了，那婦人又別無親丁，誰去管他這閒事？」不換道：「他肯招贅外鄉人否？」旁邊一個開鞋鋪的尹鵝頭也在坐，聽了大笑道：「這樣說你就是湊巧的人了？」又問道：「客人是那地方人？到我門這裡有甚營乾？家中可有妻室沒有？」不換道：「我是直隸雞澤縣人，要往代州親戚家去，妻室是早亡過了。」鵝頭道：「你能夠拿得出二百兩銀子來？」不換道：「銀子我身邊倒還有幾兩。」鵝頭笑向張二道：「這件事，咱兩個與客人作成了罷！」張二道：「只怕許寡婦不要外路人。」鵝頭道：「要我我媒人做甚麼！」又笑向不換道：「客人可是實在願意麼？」不換道：「只怕那老婦人不依。」鵝頭道：「張二哥與其閒坐著，我且和你去說一火。」同寓的幾個人幫說道：「這是最好的事。說成了，我們還要吃喜酒哩！」鵝頭拉了張二，人對門去了。好半晌，兩人笑嘻嘻的走來，向不換舉手道：「已到九分了，只差一分。請你此刻過去，要看看你的人物年紀，還要親問你的根底。」不換道：「如此說，我不去罷。要看人物，便是〇二分不妥。」眾人笑道：「你這人物還少什麼？就是《雲箋記》追舟的李玉郎，也不過是你這樣的面孔兒。去來！去來！」大家攏掇著，不換穿帶了新衣帽鞋襪，跟二人到許寡婦家來。許寡早在正房堂屋內等候，看見不換，問鵝頭道：「就是這個人麼？」張二笑說道：「你老人家真是有福！這個客人，人才、年紀也不在你老去世兒子下。」不換先去深深一揖，隨即磕下頭去。

許寡滿面笑容，說道：「若做這件事，你就是我的兒子了，便受你〇來個頭也不為過；但是你遠來，只磕兩個頭罷。」不換叩拜畢，扒起，大家一同坐下。許寡將不換來蹤去跡，細細盤問了一番，笑向鵝頭道：「你看他身材，比我亡過的兒子瘦小些，人倒還有點伶俐，就依二位成就了罷。」張二又著不換叩拜，不換又與許寡磕了兩個頭，復行坐下。許寡道：「我看了你了，你也看看你的人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叫道：「媳婦兒出來！」叫了七八聲，那方氏才從西房走出，欲前又退，羞達達低了頭，站在一邊。眾人都站起來，不換留神一看，見那婦人穿了新白布夾襖，白布裙子，臉上些須傅了點粉，換了雙新白梭鞋，頭髮梳得光油油的；雖不是上好人物，比他先日娶的兩個老婆強五六倍，心上著實歡喜，滿口裡道「好！」那婦人偷看了不換一眼，便回房去了。許寡道：「他兩個都見過面，合同也該寫一張，老身方算終身有靠。二百兩銀子交割在那一日？」不換道：「合同此刻就立，銀子我回店就交來，做親定在後日罷，不知使得使不得？」許寡道：「你真象我的兒子，做事一刀兩段；有什麼使不得！」鵝頭取來紙筆，張二替他兩家各寫了憑據；不換立即回店，取了二百銀子，當面同尹、張二人兌交。又問明許寡遠近親戚並相好鄰里，就煩鵝頭下帖；又謝了兩個媒人六兩銀子。許寡便叫不換將行李搬來，暫住在西下房中，好辦理親事。到二鼓時分，方氏欲心如熾，無法忍耐，也顧不得羞恥，悄悄從西正房下來，到不換房內，不換喜出望外。一個是斷弦孤男，一個是久曠嫠婦，兩人連命也不要，竭力狠乾了五六度，只到天明方肯罷休。方氏見不換本領高似前夫數倍，深喜後嫁得人，相訂晚間再來，才暗暗別去。許寡也聽得有些聲氣，只索隨他們罷了。次日，許寡倒也知趣，梳洗罷，便教方氏到兒子靈前燒紙，改換孝服，方氏只得假哭了幾聲，反勾引得許寡呢呢喃喃數念了好一會方止。不換僱人做酒席，借桌椅並盤碗等類，忙個不了。吃午飯時，許寡叫方氏來同吃，方氏又裝害羞，不肯動身；叫得許寡惱了，才肯遮遮掩掩的走來，放出無限的眉眼，偷送不換。不換見方氏腳上穿了極新的紅鞋，身上換了極細的布衣，臉上抹了極厚的濃粉，嘴上抹了極豔的胭脂，頭上戴了極好的紙花，三人同坐一桌。不換一邊吃飯，一邊偷瞧，又想起昨晚風情，今朝態度，心眼上都是快樂的；不但二百兩，就是二千兩也看得值。偏這方氏又不肯安靜吃飯，一面對許寡裝羞，一面與不換遞眼，瞅空兒將腳從桌子下伸去，在不換腿上踢兩下縮回。不換原是小戶人家子弟，那裡經過這樣妖浪陣勢，狐媚排場，勾引得他神魂如醉，將飯和菜胡吃，也嘗不出個滋味。若不是許寡在坐，便要放肆起來。這晚仍照前和合，連燈也不吹滅，每到要緊時候，方氏竟沒高沒低的叫喊，不換也止他不住。許寡在上房聽了，惟有閉目咬牙過被而已。到做親這日，也來了些女客，並許寡的親戚以及鄰居。北方娶親，總要先拜天地，必須父兄或伯叔尊長領拜；許寡為自己孀居，家中又無長親，眾客委派著尹鵝頭領不換夫婦拜天地，主禮燒化香紙。許寡又想起他兒子來，揩抹了許多眼淚。兩人同歸西正房，做一對半路夫妻。

正是：

此婦淫聲凶甚，喊時不顧性命；不換娶做妻房，要算客途胡混。